

# 我们在太行山上

刘备耕 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

# 我们在太行山上

刘备耕 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

我们在太行山上  
刘备耕 编

\*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人民日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9 字数190千字

1984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5,500

书号：10132·030 定价：1.10元

## 编 者 的 话

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  
气焰千万丈！

听到这首振奋斗志的歌曲《我们在太行山》，当年的老战士自然会回忆起艰苦而又严峻的八年华北敌后抗战，从而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同时，它也唤起今天的青年朋友学习和继承当年的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爱国主义的精神。这种革命精神，会增强我们的信心，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作出贡献。

太行山位于晋、冀、豫三省边界，西有吕梁山，北有五台山，南临黄河，东接冀鲁平原，是华北抗战的一个战略要地。抗战时期，在这里建立了晋冀鲁豫边区，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治委员指挥全区军民进行了英勇斗争。一九四四年一月，陈毅同志由华中赴延安途经晋冀鲁豫边区时，曾写过这样的诗句：

黄河东走汇百川，  
自来表里太行山。

万年民族发祥地，  
抗战精华又此间。

山西在怀抱，  
河北置左肩。  
山东收眼底，  
河南示鼻端。

很形象地刻画出我们的这个边区的战略地位。

整整八年中，战争是极端艰难、频繁和残酷的，八路军的八路军  
一二九师不到一万人的兵力，由于能同人民血肉相联，执行  
~~长心向党~~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基本的政策和战略方针，因此，在不断  
地反封锁、反蚕食、反“清剿”的斗争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八年中，~~一二九师~~一二九师歼灭敌伪军四十二万余人，一  
二九师的正规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全区建立了一支四十万人的民兵队伍，全区拥有二千四百万人口，成为当时最大的革  
命根据地之一。编辑《太行烽火》的宗旨，就是为了要反映一二九师创建、巩固和发展晋冀鲁豫边区的斗争，但是由于  
资料散失（如一二九师出版的《战场报》、《战场画报》、《新生杂志》至今不见下落），再加上这是第一次汇辑成书，对重要战役和事件的遗漏，以及反映的地区不够普遍，这些都是需要设法在以后补救的。

本书所辑收的近七十篇作品，可以向读者提供一个晋冀鲁豫边区抗战历史的轮廓，体现人民战争的实况。一九三七年九月一二九师出征抗日，以首战阳明堡火烧敌人二十四架飞机开始，一直到一九四五年的围困沁源和安阳战役。八年中有许多著名战例，如粉碎敌人六路围攻（即打退正太路南进的敌人）和粉碎敌人九路围攻（即长乐村战斗），神头岭吸敌打援，响堂铺伏击战，晋城固诱伏夺大炮，百团大战，邢（台）沙（河）永（年）战役（即晋冀豫攻势出击），都可从本书中看到。本书中有相当多篇幅是反映民兵斗争的，其中也包括正规军与民兵相结合的对敌斗争，还有一些著名的民兵英雄的斗争事迹。人民的军队和人民共呼吸，灭蝗斗争中军民共同奋战的鱼水情是十分感人的（有四十万人民的剿蝗战）。全师运动大会是件大事，因此也有专文纪实。

在本书作者中，有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如杨国宇、张香山、汪乃贵、郑国仲、王亚朴、刘大坤、陈皓、李基中和杨明等同志。有经常在火线采访的记者林火、李庄、华山和江横等同志。

本书的作者中有十一位同志已经逝世了，他们是王敏昭（原籍广西）、尹先炳（湖北）、石嘉植（河北束鹿）、安文一（山西）、齐语（山东）、吴宏毅（黑龙江）、杜展潮（福建）、项本立（陕西）、高沐鸿（山西武乡）、耿西（湖北枣阳）和曹弋笑（河南临颍）。吴宏毅、齐语、杜展潮同志都是专业记者，高沐鸿同志是老作家，安文一同志是典型的无名英雄，他的工作、生活却“在十个字码里”。其余的六位同志当时都是一二九师的干部，可以说是业余新闻工作者。这本书选载了他们的作品，表示对革命战士的尊敬和怀念，他们纪录了革命斗争史，

同时他们也是革命斗争的积极参与者。

整理、研究和出版有关一二九师的斗争实录的工作，仅是一个开始，经验不足，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各界的支援，并希望能在这方面取得成效。

一九八三年三月

## 目 录

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时刻	杨国宇(1)
夜袭阳明堡	汪乃贵(5)
七亘村战斗的胜利	刘志坚(9)
神头之战	张香山(13)
长乐村战斗	史 谦(23)
一个胜利的诱伏	
——香城固战斗写实	石嘉植 项本立(28)
夜袭黄挂	江 横(32)
二次远征祁县太谷	江 横(34)
皮定钧和黎城的群众	
——黎城克复的前后	王敏昭(37)
日军士官训练队覆没记	尹先炳(46)
狮脑山之战	吴宏毅(54)
火车站	林 火(58)
攻克芦家庄车站	吴宏毅(62)
大破击在冀南	肖 美(65)
猛克榆社城	耿 西(69)
榆辽公路上的胜利	荒 沙(73)
关家垴歼灭战	郑国仲(76)
平辽路东的对敌斗争	陈斐琴(82)

关于晋冀豫攻势出击对新华日报记者华山、齐语的谈话（一九四一年九月八日）	刘伯承	(84)
公司窑的毁灭		
——邢(台)、沙(河)、永(年)战役之一角	王亚朴	(92)
秦庄反正前后	华山	(100)
向敌人心脏挺进	耿西	(105)
钢铁的身体，钢铁的意志		
——八路军一二九师全师运动大会纪实	刘备耕	(110)
源庄战斗经过	曹弋笑	(123)
放下武器就是兄弟（战地日记选）	杨国宇	(127)
心间的一颗亮星	杨国宇	(135)
太行山的英雄们		
——百团大战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十六团的英勇战		
斗片断	华山	(142)
冀南平原武工队	刘大坤	(146)
向白晋线挺进	华山	(151)
苏亭伏击	李基中	(157)
火烧长治飞机场	林火	(167)
羊道峻岭突重围	陈皓	(170)
神炮手胡胜才	林淇正	(181)
一个人民战士的剪影	刘备耕	(191)
侦察英雄赵亨德	柯岗	(196)
民兵神枪手刘二堂	王堡	(199)
窑洞四昼夜	徐顺孩	(202)
格子网里坚持生产		
——三十团马定夫政委保卫麦收英勇牺牲	罗村田	(211)

太南部队农业生产	席凤洲	(213)
四十万人民的剿蝗战	方德	(215)
“老鼠过街，人人争打”		
—介绍太行三分区群众性游击战争	李庄	(220)
窑洞阵地战	华山	(224)
围困沁源	刘开基	(235)
出击祁县	金水	(248)
强攻水冶	李庄	(252)
北流寺歼灭战	柯岗	(255)
解放鲁仙	李庄	(263)
“又打了一个满贯”		
—安阳战役最后一个战斗，克复鹤壁集	胡人	杜展潮(266)
生活在十个号码里的人	安文一	(271)
武乡随军杂记	高沫鸿	(274)

## 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时刻

杨国宇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以后，我们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和我党的推动，国民党不得不同意与我党联合抗日。我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将在陕甘宁边区红军的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辖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等三个师。一二九师由刘伯承同志任师长。稍后，邓小平同志任政委。

面临这一转折，很多同志思想上一下子转不过弯来。

我当时在司令部工作，对改编之事早有耳闻。我和同事议论过：“改编后，谁来领导？国民党会不会借机整我们？”

这些想法，并不是杞人忧天。刘伯承师长见我心情忧郁，就问：“你是不是也想不开了？”我讲了我的疑虑后，他说：“我们名义上叫八路军，实际上还是红军，仍然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军队。”师长还认为，象我这样的担心是比较容易解除的。不大好解决的是干部战士中的不理解情绪。

当时许多同志就发牢骚：

“参军就是为了打国民党反动派，打来打去，我们也成了国民党军，有这样革命的吗？”

“蒋介石多次围剿我们，逼着我们爬雪山，过草地，我们损失那么大，这仇能了吗？”显然，如果让这种情绪在部队中蔓延开去，对抗战是不利的。

在正式宣布改编前的一天晚上，刘伯承同志亲自给干部战士作动员报告。司令部的一位同志站起来激动地说：“我宁可回家当农民，也不穿国民党军装，戴青天白日的帽子！”刘伯承同志批评说：“意见可以讲，但军人不能不要纪律！”他接着语重心长地说：“我也不愿穿国民党的军装，但是，大敌当前，我们必须齐心协力抗日。不把日本侵略者赶走，我们就不能生存。都闹回家，谁去抗日？要识大局，不能因个人好恶，而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

动员大会开过后，刘伯承和其他领导同志分头到直属队同干部战士一起讨论。讨论中，大家还联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生的西安事变。活捉蒋介石的消息一传，大家兴奋得不得了。有的说：“我们捉了十年也没捉到蒋介石，这回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捉住了，可不能让他跑掉！”后来听说，我们党派周恩来同志参加谈判，决定不杀蒋介石。开始大部分同志思想上不通，后来，才明白放蒋是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回顾这件事，对我们的启发很大。

经过一系列的说服教育工作，指战员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相信党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应该坚决执行。在这基础上，八路军一二九师于九月六日在陕西省三原县石桥镇召开了奔赴抗日战场的誓师大会。

这天，下着雨。近万人的队伍整齐地排列在旷地里，一眼望去，五星帽徽在纷纷的雨雾中格外鲜明。

雨，越下越大。一位参谋见刘师长的衣服被雨水淋透了，

悄悄从背后给他披上雨衣。刘师长顺口问道：“你知道‘冬不服裘，雨不张盖’吗？”这位参谋领会了，马上将雨衣收走。刘师长接着说：“我过去同你们一起打蒋介石，现在我同你们一道抗日，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现在下雨，大家一起熬嘛。”

刘伯承同志着重讲了“换帽子”问题：“大敌当前，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我们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换帽子算得了什么，那是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不会变，红军的传统不会丢，解放全中国的意志也不会动摇！那帽徽是白的，可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讲到最后，他紧抿着嘴唇，停顿了一下，用深沉的声音说：“同志们，为了救中国，暂时和红军告别吧！”他说罢，缓缓地从头上摘下红军帽，戴上了国民党军的灰色军帽，然后果断地向全师指战员发出命令：

“现在，换帽子！”

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我的心情很矛盾。欢乐，为能够立即上前线杀敌；痛苦，为戴上了灰色的军帽。……我环顾四周，见大家都同我一样，小心翼翼地把缀有红五星的红军帽揣进怀里。会场静极了，没人言语，只听细雨沙沙……

我军的改编也影响了人民群众的情绪。许多老百姓也怀疑我军的性质，甚至有的惊慌失措，说什么：“名称改了，服装也换了，瞅着吧，跟着就会同国民党军队一样，抓丁拉夫、打人骂人啦！”

刘伯承师长认为，过去红军有非常好的群众基础，只要我们主动地向他们宣传我军的一贯主张，以实际行动，证明我们仍是人民的子弟兵，就能很快地消除他们的误解。

我军指战员采取与驻地老百姓谈心、贴标语、召集群众大会等方式，开展了宣传活动，并为群众做好事，扫院子、

打水、干农活，不侵犯群众的利益，效果很好。

我曾对房东大嫂说：“听说很多老乡对我们怀疑了，我真急啊！恨不得把胸膛扒开，让他们看看，里面的心是红的，还是黑的！”

大嫂笑了，说：“我就知道，你们仍会和先前一样。要不，那天领回那么讲究的军官服，怎不见你穿，也不见别的官儿穿呢？倒是让那些娃子兵和大师傅们穿戴上了，没人当它作什么好玩意儿！住在我家的那个高个子（指刘伯承同志），数他官最大，可他还穿着带大补丁的裤子。看来看去，你们还是穷人的队伍！”

当我们一二九师接到总部命令，准备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时，群众已经完全打消了顾虑。一位老太太见部队住过的房屋，门板都上了起来，地面扫得干干净净，桌椅板凳归置得整整齐齐，还有因为打碎了老乡的瓷碗而留下的道歉字条和赔款，激动地对她那原来持怀疑态度的老伴说：“你看看，这样的军队能变吗！”

我军开赴抗日前线时，工人、农民、商人和学生纷纷送来锦旗，期望我军英勇杀敌。沿途的村镇，老百姓有的端开水给我们喝，送糖果和油炸果让我们尝，有的还抢着往我们的口袋里塞鸡蛋、馒头……。所有这些，使指战员深受感动，坚定了抗日必胜的信心。

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我军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历史证明：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我军都能够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为祖国的解放和建设努力奋斗，而人民群众总是信赖和支持自己的子弟兵的。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日）

# 夜袭阳明堡

汪乃贵

一九三七年秋，师部指令我七六九团向山西原平东北地区挺进，执行侧击南犯敌人的任务。出发前，师首长命令我们先破坏敌人公路，截断敌人交通。由于事先没有发现和掌握敌人情况，当我们团到达指定的地区后，发现代县、阳明堡、崞县等处都驻有日本军队，并以阳明堡机场为其前进机场，集中大批飞机轮番出动，轰炸忻口友军阵地，并严重威胁着太原。根据这一新的情况，陈锡联团长，范朝利参谋长和我（副团长）经过研究，认为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决心袭击敌人飞机场。十月十九日上午十一点，团长、我和参谋长等人到临近阳明堡机场的滹沱河边进行现地侦察。从望远镜中对飞机场周围的地形，机场情景作了仔细观察。回来以后，经过周密研究，制定了战斗部署，果断地决定，于当天夜晚突然袭击阳明堡飞机场。具体分工是：由我指挥三营袭击机场，一营牵制崞县增援敌人，二营（欠七连）为预备队，并以第八连破坏王董堡的桥梁，保证第三营后方安全。

吃过午饭后，我带第三营营长赵崇德、教导员潘寿才和各连连长、指导员在当地群众协助下，化装成老百姓混在修飞机场的民工中，和群众一起徒步渡过寒冷刺骨的滹沱河，到离

机场很近的地方进行现场侦察。这时机场全景就在我们眼前，二十四架飞机停放为三列横队，每列八架，沿机场边沿跑道有一条很深的地下战壕。飞机的驾驶员下飞机后，已坐汽车送到阳明堡去了，现在机场内有二百余名敌人守卫。在崞县进入机场的公路要塞门口，敌人警戒检查很严，不易进入；但在停机坪处，敌人警戒却比较松懈。

侦察完毕，回到驻地已是下午三点左右了，马上召开了营连干部会议，分析了敌我情况，并召开了党的会议，要求全体共产党员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提出了要为我们一二九师抗日打好第一仗，要为中国人民和八路军争光的战斗口号，随后各连进行了战前动员。我们从来没有打飞机场的经验，于是就发动全营指战员对如何完成这次袭击敌机场，动脑筋，想办法，大家都来出谋划策。在会上有的说把柴搬进机场用火烧，有的说弄点汽油往飞机上一泼，用火一点就烧掉了，有的说干脆用机枪打，有的说用手榴弹炸。一条条具体建议提出来了，最后决定用五个手榴弹一捆，放进飞机肚子里面爆炸。经过反复细致的研究，制定了具体的作战方案，总的指导原则是集中优势兵力狠狠打击敌人要害部位，在战术上要灵活果断，沉着勇敢，以猛烈的火力突然向敌发起进攻，以达到机毁人亡的目的。具体部署机枪连用两个排在机场战壕的两个出口，压制壕内出来的敌人，一个排封锁停机坪敌必经之道，以保证爆破连的安全，一个连封锁阳明堡增援之敌，两个步兵连由营长赵崇德同志率领，用手榴弹炸掉敌二十四架飞机。这两个连分四个组，其中三个组又分成八小组，分别对付敌机三横列各八架，另一大组作预备队。

十月十九日晚十一点左右，正是发扬我军近战、夜战特

点的难得时机。三营长赵崇德率全体英勇善战的指战员从周家庄出发，偷渡滹沱河，秘密进入敌机场。由于这批敌人从来没有受到过威胁，因此站岗放哨的很麻痹，守备很松懈，当官的和当兵的在寒冷的深夜里早就钻进被窝里睡大觉去了。我们的先遣小组，进入机场后，非常巧妙地消灭了敌人哨兵。直至部队进入机场后，敌人还没有发现。这时机枪连迅速抢占位置，封锁战壕出口处，赵崇德率领的两个爆破连冲入飞机停放位置，立即爬上了飞机，打破了飞机玻璃窗，将一捆捆手榴弹放进飞机里，顿时整个机场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枪声、喊杀声响彻四周，敌人从睡梦中惊醒，守备的二百余名为敌人从隐蔽部里冲杀出来，与我们进行面对面的白刃格斗。激战一小时左右，炸毁敌机二十四架，歼敌守备部队一百余人。这时敌人的一个装甲车队紧急增援阳明堡机场，而我第三营已完成预定的任务，立即迅速撤出战斗，转移到指定位置待命。在转移中，赵崇德营长不顾个人安危掩护部队而光荣牺牲，当时年仅二十三岁。

赵崇德同志是河南商城余店人，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从小就缺衣少吃，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埋藏着仇恨封建剥削的种子。一九三一年工农红军到了他家乡，他看红军帮穷人扫地，挑水，不抢粮，纪律好，和穷人说话和气，当官当兵都围在一起吃饭，一起睡觉。慢慢他才知道这就是专门为穷人求生路的工农红军。他坚决要求当红军，入伍后，他刻苦练习打枪、站岗、甩手榴弹、刺杀等本领，在行军中不怕苦，不掉队，打仗不怕死，处处要求打头阵，因此到部队很快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也学会了军事技术；在同志们的帮助下，一九三二年就光荣地加入